



現代曲劇

紅管家

河南人民出版社

責任編輯：劉文化 責任校對：謝樹森 封面設計：王錦華

时 間：一九六三年秋后。

地 点：河南某农村。

人 物：

聶小江——大队會計，綽号“老樞”，二十五岁。

支书——大队党支部書記，女，四十多岁。

丁金山——大队队长，五十多岁。

丁三孀——丁金山之妻，四十多岁。

丁香花——丁金山之女，积极分子，大队业余剧团演員，二十二岁。

布 景：俭朴的大队办公室內，窗下放一个农家常用的双斗桌，桌上放有墨水瓶、笔筒、蘸笔等。桌后有靠椅，桌前有方凳，墙上挂有信件袋、日历牌、計財报表等。舞台另一方，放有一个小桌，桌上放着竹壳暖水瓶、茶缸等。桌两边有两个方凳，电话机挂在墙上。

〔幕启。远处传来馬鈴声、馬蹄声、鞭声，声音由远而近，一声“吁——”車停了，馬嘶叫了几声。

〔丁金山手拿公社奖給他們大队的“丰产先鋒”紅旗，兴冲冲地上。

丁金山：（扭头向內）老张哥！把牲口喂好，等会儿我还进

城呐！

〔内声：“放心吧，队长！”

丁金山：小会计，小会计！（进室见无人）哟，又下地了。

〔丁金山寻视挂旗的地方，选好地方，将旗展开挂在墙上，又得意地端详了一会。

丁金山：唉！

（唱满舟）

三十年河东轉河西，
有十五就会有初一。
穷队帽戴了好几年，
今年一跃变富裕。
交公粮卖余粮，
全公社俺聂庄最积极。

（垛子）刚才公社开大会，

奖俺一面大红旗。
社长叫我讲经验，
我走到台上发了迷，
那一陣也不知說啥好，
心跳得就像敲鼓哩！
讲罢話，下台去，
台下掌声响如雷；
书记当众来表扬，
号召全社都学习。
好容易才把会开过，
我扛着红旗回村里。
社员们见了多高兴，

我心里好似香油拌蜂蜜；

又是甜，又是香，

又甜又香，又香又甜，

一直甜到心窝里。

（电话铃响，手拿电话筒）喂，哪里呀？李家集？我呀！

（唱扭丝垛）

我是聶庄队，

同志你找誰？

你找丁队长？

我就是。

我問你是誰？

你是侯保三啊！

有事你就提。

啥呀？

大众豫剧团，

想到俺村里。

唉呀，那太好啦！

跟支书讲一讲，

保险沒問題。

啥呀！你現在就来？不用了。

我馬上进城去，

先拐到李家集，

咱两个見了面再商議——

啊？

說去我一定去。

（放下电话筒）好啊！

(阳調)地淨場光麦种齐,
农闲唱戏好时机。
社員們一年勤劳动,
换来丰产粮有余。
为給大家鼓干劲,
唱台戏也是應該的。
后晌进城拉肥去,
对!順路拐到李家集。

[聶小江手拿算盘, 肩扛扁担, 扁担上吊个饅兜,
口中哼唱着《学习雷鋒好榜样》歌子上。

聶小江: (唱)学习雷鋒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
立場坚定斗志强。

.....

丁金山: 嗨! 不防啊, 大侄子还有这一手咧!

聶小江: 金山叔, 咱这是现发现卖, 刚从广播上学来的。

丁金山: 不简单。

聶小江: 金山叔, 紅旗带回来了嗎? (将扁担、算盘放下)

丁金山: (指旗)你看!

聶小江: (兴奋地)嗨! 已經挂上了!

丁金山: 不挂上还能放在箱子里鎖着!

(唱古垛)

大侄子儿, 小会計儿,
想想过去啥日子儿!
咱队戴頂穷帽子儿,

年年社員吃救濟兒。
為這事儿，
說話沒人家恁氣勢兒，
見人就像低三分兒，
獎勵從來沒咱份兒，
開會老是蹲牆根兒。
為這事儿，
人家外村大閨女兒，
不嫁咱村小伙子兒，
看看你這小會計兒，
二十五歲還打光棍兒。
大侄子兒，
咱聶莊窮，窮棒子兒，
窮棒子兒可有一股窮骨氣兒。
聶莊社員抖抖勁兒，
決心摘掉窮帽子兒，
不靠天來不靠地兒，
靠黨領導靠自己兒。
大伙擰成一股勁兒，
奮發干了整三春兒；
整三春兒，整三春兒，
才奪來這面大紅旗兒。
大侄子兒，小會計兒，
這豐產紅旗到咱村兒，
建社以來可是頭一回兒。
咱如今有了這寶貝兒，

还能不挂起抖抖神儿。

聶小江：金山叔，是該咱抖抖啦！可就是……

丁金山：放心，你金山叔虛着心哩！在会上人家外队的經驗，我都滿滿記了一本子。（拿筆記本）可就是这股高兴劲儿按捺不住啊！

聶小江：是啊，村里人誰看見这面紅旗能不高兴啊！

〔內声：“队长，牲口喂好啦！”

丁金山：（向內）套上車，我这就去。（对聶小江）小會計，借給几个出差錢。进城拉化肥去，明几个清早才能回来。

聶小江：我知道，你写个借条吧。

丁金山：（掏出鋼笔）給張紙。

聶小江：好。（从墙上撕下一頁旧日历紙）

丁金山：丰收了，你还用这家伙开条！我到城里給你买几刀白紙。

聶小江：不，写个借条这一样用，咱又不是画字画，写对联哩。

丁金山：你呀……光会在那芝麻上搵索。

聶小江：芝麻多了，不就能榨出油嗎！

丁金山：就凭这小小紙条？

聶小江：金山叔，紙不可小看，賬不敢細算呀！

（唱阳調）

一滴水，不算多，

一滴一滴流成河。

一粒米，虽然少，

一粒一粒堆滿坡。

一人节省一分錢，
你算算全国人民能節約好多！
一人节省一張紙，
堆起来就得火車拖。

丁金山：嗨！你这小會計倒真能算大賬啊！

聶小江：（憨厚地一笑）嘿……

丁金山：小會計，賬是該細算，可如今形势变啦。

（唱太平年）

过去咱队攤子破，
根子浅来底子薄。
如今穷队变富队，
粮食和錢都寬綽。
該买的东西就得买，
該花的票子省不着。
到啥时候說啥話，
丰收就唱丰收歌。

聶小江：（唱阳調）

丰收歌，應該唱，
丰收不能忘節約。
光增产，不俭省，
等于买个沒底鍋。
細水长流把日月过，
莫到无时受饥渴。
勤俭是咱传家宝，
时时刻刻牢記着。

支书常說：細水架不住长流，零花架不住总算。

丁金山：你就会念她那本針綫筐篋經。（写好字条）給。

聶小江：（接閱）三块？

丁金山：是多点，寬备窄用嗎！

聶小江：太多了吧！

丁金山：你让借多少？

聶小江：其实九毛就够了。

丁金山：九毛？

聶小江：不少啦！

丁金山：嗯！可不是，喝凉水还用不完。

聶小江：金山叔，够用就算了唄！

丁金山：啥呀！够用？別說办起事来招待应酬啦，就我一个人吃飯住店……

聶小江：吃飯住店俭省点。

丁金山：俭省点也不能吃飯扎住脖子，睡覺挂到树上。

聶小江：金山叔，这你放心，賬我已經給你算好了。（举起饅兜）你看！

丁金山：啥？

聶小江：（念）三孀待你好，

炕的焦火烧。

到在城里头，

丸子湯泡泡，

嫌淡攪点盐，

吃辣有秦椒，

一頓一毛錢，

湯水随便浇。

丁金山：那住店呢？

聶小江：（念）行李早捆好，
放在車上了，
找個小干店，
兩毛住一宵。

丁金山：嘖嘖，看你說得比唱的還美！

聶小江：（唱陽調）
後晌去，明早還，
兩頓飯只用兩毛錢；
加上兩毛住店費，
總共才花四毛錢；
到路上，喝杯茶，打個尖，
最多不過毛把錢。（壓板）

丁金山：還有牲口呢？

聶小江：（唱大汗江）
這牲口的住店錢也在內，（壓板）
（拿過算盤）一個牲口一夜九分，三個牲口，三九二毛七，再加上飲牲口、拌草，還得六分水錢。四毛八加二毛七，再加六分，（撥打算盤）二下五去三，七退三進一，六去四下還一進一。
（唱）滿打滿算八毛一分錢。
金山叔，給你這九毛錢，還多餘九分，你就留作機動吧！

丁金山：（吃驚地）啥呀？這九毛錢裡頭還有機動數咧！

聶小江：金山叔，賬得細算，餘地也得留，借上一塊五（毛）中不中？

丁金山：嘿！你這孩子真是賣碗、賣盆的——一套一套啊！

(不解) 哎，你年輕輕的在哪儿学来这身搢本事？

聶小江：这不是你和咱支书过去出差的老习惯、老办法了吗！时间长了……

丁金山：你就学会啦！

聶小江：(憨厚地一笑) 嘿……

丁金山：好，就借一块五！

〔丁金山撕墙上的旧日历纸，重写借条，写好后给聶小江盖章。〕

丁金山：(掏出旱烟袋装烟抽) 大侄子，今年丰收了，得给社员们弄台戏看看啊！

聶小江：那当然啦，群众都有这个要求嘛。(将盖了章的借条给丁金山)

丁金山：(将借条装入口袋，掏出火柴盒) 哎，大众业余剧团在李家集刚演完，想给咱村演几天，你看咋样？

聶小江：听说他们的戏可不大好啊！

丁金山：哎，坏戏咱不看，唱啥咱点。(手中火柴盒空了，他随手扔去，顺手从桌上拿过一盒火柴，擦火点烟)

聶小江：给饅兜。

〔丁金山在接饅兜时，下意识地把火柴盒装入自己的口袋。〕

聶小江：看戏的事儿咱得和支书商量商量。

丁金山：就是。你见她时先给她说一声，我进城顺路往李家集去一趟。

〔丁金山刚要走，不料一根绳子扯住了他，扭头看时，原来刚才装到自己口袋内的火柴盒，是用绳子

拴着綁在桌腿上。

丁金山：（笑了笑）你呀……

聶小江：（笑）……

〔丁金山將火柴還給聶小江，下。

〔聶小江扒在桌上，聚精會神地算賬。

〔丁香花用毛巾擦着汗走上，顯然她是剛從地里干活回來。丁香花走進辦公室，發現聶小江聚精會神地在算賬，沒有發現自己，便想和他開玩笑。丁香花手扶門框，干咳嗽了幾聲，聶小江無反應。丁香花又繞到窗外，用雙手在窗櫺上“通通”亂敲了幾下，聶小江一驚，忙抬頭詢問。

聶小江：誰？（丁香花在外沒答話，又“通通”敲了幾下）誰？

〔聶小江探身推窗一望，不見人影，感到奇怪，便警惕地鎖上抽屜，急忙出外查看。丁香花趁機從另一方走上，進了辦公室，端坐在椅上，學着聶小江剛才算賬的神態。聶小江到窗外見無人，生氣地走上，一進門發現是丁香花，全明白了，所有的氣憤，霎時云消霧散。

聶小江：（笑）嘿……原來是你搗的鬼呀！

〔丁香花佯裝沒聽見，使力地撥着算盤。

聶小江：（上前猛击桌）哎呀！你看這是啥！

丁香花：（驚起）啊！啥呀？

聶小江：（趁勢坐下）嘿嘿，沒啥。

丁香花：你呀！……

聶小江：我正忙着算賬的嗎！

丁香花：（一撇嘴）算啥賬？是不是又为那一分錢搵迷了心。

聶小江：这回可不是一分！

丁香花：多少？

聶小江：（伸出两个指头）这个数……

丁香花：两毛？

聶小江：不。

丁香花：两块？

聶小江：（摇头）

丁香花：二十块？

聶小江：不是。

丁香花：（心悸，担忧）哎呀！难道是二……

聶小江：二分。

丁香花：哎呀！吓死人家啦，我当是二百块哩！

聶小江：（一本正經地）錢少責任可不小。香花，你来……

丁香花：我来找俺爹哩。

聶小江：你爹到保管那里取錢去了，找他有啥事？

丁香花：跟你說說也是白搭。（欲走）

聶小江：哎！啥事嗎？你說說我帮你解决。

丁香花：你能解决？

聶小江：你說吧！

丁香花：好。

（唱）下工回家听媽讲，

爹爹进城运肥忙。

最近俱乐部里沒戏唱，

想让他捎本《李双双》。

聶小江：（憶起什麼，忙打開抽屜，取出一本書高高舉起）
你看，這是啥？

〔丁香花向上一躍，奪過書本。

丁香花：〈李双双〉，太好啦！誰買的？

聶小江：聽說你們又要排新戲，沒有劇本，昨天我進城跟隊長說了說，給你們買了一本。

丁香花：你真像咱支書說的那樣，當花的錢就花，不當花的錢就堅決攔住不花。有些人說你是“老攔”，我看你攔得對。

聶小江：（一本正經地）香花：

（唱慢板）

社員們一年忙四季，
汗珠澆得莊稼肥；
夏天頂着烈日曬，
冬天冒着風雪雨。
糧錢本是血汗換，
為節約聽點閑話有啥關係。
咱不能拿着集體裝大方，
揮霍浪費不愛惜。

丁香花：是啊！

（唱慢板）

你真是個好會計，
愛集體勝過愛自己。
我香花可真是難比你，
只有向你來學習。
你剛才說得有道理，

几年来劳动意义我渐知，
曾記得讀过古人一首詩，
今天才深刻理解那詩意。

（帶感情地背誦）

（珍珠翠）

“鋤禾日當午，
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
粒粒皆辛苦。”

聶小江：（風趣地）噯！你這一手呀，電台要知道了，非請你去朗誦不可。

丁香花：捶死你！（舉拳欲打，發現聶小江肩上衣服破了）
噯！怎麼又開花了？你這肩上長的有牙！

聶小江：（笑）嘿嘿，肩上沒牙，倒是扁担上長的有牙。

丁香花：那不會讓你娘給你補補。

聶小江：娘不是眼花了。

丁香花：那你是啞叭，不會吭一聲。

聶小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嘿……

丁香花：嘿……看你那封建勁兒還不小哩！

聶小江：（憨厚地一笑）嘿……

丁香花：（耍個鬼臉，學聶小江笑）嘿……就會笑，有針綫沒有？

聶小江：有。（從抽屜里取出針綫）我就是想夜里自己縫咧。

丁香花：（一把奪過聶小江手中的針綫）拿來吧！（穿針，又搬過一個凳子）坐這兒。

〔聶小江腼腆地坐下，丁香花給他縫連。聶小江順手從桌上拿過賬本，又聚精會神地查對賬目。

丁香花：（唱老剪剪花）

一根銀針一根錢，
錢穿銀針兩相連。
咱二人兩顆心一個志願，
要當個新農民不怕艱難。

（剪剪花）

白天雙雙同勞動，
到夜晚，
你算賬，我宣傳，
手呀手攜手，肩呀肩并肩，
齊心建設新家園。

小江，從學校回來這幾年，你體會最深刻的是哪些？

聶小江：（掀着賬本，全神貫注）……

丁香花：是勞動？是工作？是家鄉面貌的改變？還是……
（見聶小江無動于衷，生氣地）喂！今兒個你是咋啦？聾啦！啞啦！

聶小江：你先別吵吵。

丁香花：咋啦？像掉了魂一樣！

聶小江：明天就要公布賬，錯那二分錢還沒找著頭。

丁香花：（松了一口氣）哎呀，我當啥大事哩！就為那一分二分錢。

聶小江：（唱陽調）

會計是手托百家責任重，